



启蒙教授漫游记

观念的喜剧

[英] 史蒂文·卢克斯 / 著
谢静雯 秦于理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启蒙教授漫游记

观念的喜剧

[英] 史蒂文·卢克斯 / 著
谢静雯、秦于理 /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教授漫游记/[英]卢克斯(Lukes,S.)著;谢

静雯,秦于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The Curious Enlightenment of Profess
or Caritat; A Comedy of Ideas

ISBN 7-208-05166-6

I. 启... II. ①卢...②谢...③秦... III. 长篇小
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5294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周运



世纪文景

启蒙教授漫游记

[英]史蒂文·卢克斯 著

谢静雯 秦于理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5

插页 1

字数 214,000

版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5166-6/I·158

定价 21.00 元

The Gurious Enlightenment of Professor Caritat:
A Comedy of Ideas by Steven Lukes

copyright © Verso, London 1995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so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4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of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卢克斯以“与人权观念互斥或兼容”为判准，以当代五种重要政治思潮为原型，设想了五个“理想型”的观念国度，逐一进行检讨。这五种思潮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共产主义，以及当代自由主义（liberalism）。

在小说中，卢克斯再加上一个以暴力和反启蒙的威权保守主义为立国基础的军政国（Militaria），于是，我们看到不能见容于军政国的启蒙乐观主义者尼古拉斯·卡里塔特教授——当代的孔多塞——受反抗组织之托，流亡各国，四处寻找最可能的理想社会。更重要的是，他必须藉由理想社会的探寻，证明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止于至善的美丽信念，不会只是一场愚痴的幻影。

“不锄草的园子自然会凋萎衰败，但从启蒙运动以后我们已经明白，以理性还是自然为基础，我们都没有理由将任何植物视为野草。”卢克斯如此告诫他的学生和读者。是的，启蒙不是一种停滞的纯粹，而是一场激荡，一段流动，一个过程——如那位反启蒙的当代启蒙知识分子福柯（Michel Foucault）被人遗忘的话语：“将我们和启蒙运动连接起来的那条线，不是对教条的忠实，而是不断被重新唤醒的一种态度——也就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对这一历史时代永不间断的批判的哲学精神。”

作者简介

史蒂文·卢克斯 (Steven Lukes)

受教于牛津大学，并于1964年至1987年间担任Fellow of Balliol College，教授政治学与社会学。87年后远赴欧洲，1995年，亦即本书出版当年于意大利西恩那大学任道德哲学教授，每年秋季在纽约大学教授社会学。2000年后，他辞去西恩那大学的教职，专职在纽约大学与伦敦经济学院任教。

卢克斯教授著作甚丰，其中最为经典者为其巨著《涂尔干：其人其道》(*Emile Durkheim: His Life and Work*, 1972)，还有许多论文合集以及与其他作者合编的文集，其中最“严谨”者为《不可言笑：政治笑话选集》(*No Laughing Matter: A Collection of Political Jokes*, 1985)。《启蒙教授漫游记》是他第一次尝试创作虚构喜剧，至今已经翻译成15国文字出版。

中文版序

经常有人要求我解释本书故事中的人物与角色，我总是以同样的一句话回答：作者并没有诠释自己文本的专利。某些读者不但比作者更擅此道，有时还远比作者高明，事实上，某些读者还会读出些我始料未及的新义，这又何妨呢？

然而，我还是要斗胆声明一点：关于卡里塔特教授，化名为潘格罗斯博士，追寻可能存在的最美好的世界之旅，这趟旅行是一次跨越意识形态之旅，而非现实世界的地理空间之旅。这个方面（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方面）将这次旅行和伏尔泰的憨第德、“真正的”潘格罗斯博士与其他旅伴的旅行区别开来。他们的旅行从西伯利亚出发，于君士坦丁堡达到**巅峰**，途经荷兰、里斯本、加的斯、巴拉圭、苏里南、巴黎与威尼斯以及谜一般的埃尔多拉多（Eldorado）（还不提柯涅冈蒂与老妇人在北非与保加利亚的悲惨经历，她们行脚经过亚历山大港、莫斯科与黎加港）。伏尔泰笔下众多人物在现实世界里绕着地球跑，至少跑遍了整个西半球，从头“倒霉”到尾。也许，憨第德是历史上第一桩有关倒霉的全球化研究。

卡里塔特教授旅行各地也处处遭殃。不过，这些地方都不是，至少并非在地理上或地缘政治上显而易见的特定区域。我常常听说读者以各种不同的地方将“军政国”、“功利国”、“共同体国”、“自由国”甚至“平等国”对号入座，对我而言，即非全部，大部分地方都猜的还好。

也许，问题在于，这顶帽子究竟该扣在谁的头上呢？这个故事（就像伏尔泰的《憨第德》毫不害臊与毫不掩饰地表现的那样）真的是一个欧洲中心的寓言吗？我们过去经常称为“第三世界”，现在的脉络中唤作“东方”世界里，诸多相互冲突的乌托邦与卡里塔特教授所参访的国家又有着明显而值得玩味再三的重大分歧吗？抑或，我们正在见证想像的全球化？

尤其是读者将从卡里塔特教授的游历与省思中得到何种相关结论呢？某一部分的军政国势态也存在于其历史及共同回忆中，就如同“无产国”从来就不是你们的梦想，亦非梦魇一样。因应与伴随现代化而起的社群认同力量，不论是民族的，或是宗教的，又是否像在书中一般强烈与显著呢？我们是不是终于帮急着替撒切尔主义涂上一张人性面目的首相托尼·布莱尔及其遍布西方（还有东方）的仰慕者找到了争议多时的“第三条路”的“圣杯”呢？

1999年8月1日于佛罗伦萨

史蒂文·卢克斯

目 录

中文版序

1	缉拿归案	1
2	牢狱之灾	6
3	视力测验	17
4	行前准备	23
5	抗拒不从	27
6	剑拔弩张	31
7	轻装简从	44
8	通关入境	47
9	精算市	58
10	马克西曼德	67
11	大辩论	80
12	司法正义	97
13	专车接送	111
14	居间调停	114
15	安然抵达	131

16	邻里社区	136
17	庆祝仪式	143
18	摇滚歌星	148
19	势不两立	155
20	大学学院	167
21	不满分子	181
22	性骚扰案	189
23	奔向自由	200
24	自由无限	215
25	金钱万能	221
26	精神医师	229
27	医院护工	245
28	露宿街头	265
29	行道天涯	280

1 缉拿归案

尼古拉斯·卡里塔特教授突遭逮捕时，最糟的莫过于他们砸了他的眼镜。那是他最害怕、也万万料想不到的事。借由削弱他对表象的掌握，来增强他们自己对实体的掌控。

尼古拉斯裹着黑丝绒的大氅在书房里平静地阅读，黑氅的饰边和衬里皆为银白色软毛。他通常披着这件袍子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进行夜间辩论。近来，他总是很晚才就寝，也睡不安稳，因为从众多友人的命运看来，他不安地意识到，自己自由的时日也屈指可数了。虽说如此，他并未藏匿起来。他一直秉持原则：在政治圈的风风雨雨中，不轻言妥协。他不过是位学者、思想史家和哲学家——也就是无足轻重的一介平民，至少他这么希望着。

前门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猛击。他在床上坐起来，竖耳倾听。当然已无脱逃之望：他们已包围了这栋屋子，搞不好一见他想逃，二话不说、当场格杀。他看见窗外闪烁着亮光。敲门声愈加剧烈。他从床上起身，

戴了眼镜，穿上丝绸睡衣，在黑暗中从容不迫地沿着铺了地毯的狭窄门厅向门走去。他还不及走到门那儿，又听见一声巨大的撞击声和木制门框的碎裂声。再一次撞击，门锁折断，门厅阴暗的光线中，眼前赫然站着四名便装士兵，闷不吭声。他们闯入房间，一语未发，兀自点亮灯，快步往门厅远端的书房走去。尼古拉斯随着他们进房。一脸稚气的队长是这帮人里最年轻的，他冷然险恶地盯着尼古拉斯。

他下令：“去把衣服穿上！”

接着就是他的眼镜遭到了无端的攻击。就在他转身往卧室去时，其中一名粗壮的士兵，淌着汗、鼻息浊重，贴近他并且一把将眼镜扯下扔在地毯上，双脚直踩。尼古拉斯发觉镜片喀啦应声碎裂，模糊的视觉勉强可见歪扭的镜框，这让他备觉沮丧。

丢了眼镜，世界看来是亮闪闪的一片模糊。他回想起瑟伯（James Thurber）对于视力渐失而产生奇特快感的积极看法。当一个人视觉渐减，原本靠肉眼明辨的外在世界之重要性日减，诠释的角色反而占上风。所以只要心态乐观，每个女人看来皆美丽动人，建筑物瞧来美轮美奂，连太阳也会明亮闪耀。但是，自己当下的遭遇实在不甚乐观；或者说，军政国（Militaria）的形势，让人乐观不起来。

最近一次军事政变，可以说最为惨烈。新上台的军政府发动另一波恐怖行动，态势烈不可挡。他们公诸于众的目标是：不计任何代价，都要歼灭“看得见的手”（Visible Hand）的地下游击活动。你永远搞不清楚，谁该为哪个骇人事件负责，是游击队？还是军政府里的密探？不久

之前，“手”曾经一度分裂为两个支派：“看得见的左手”和“看得见的右手”。一只手每每将谋杀和爆炸事件归咎于另一只手上。似乎只能确定两件事：两只手对彼此进行的事毫不知情；两只手都沾满血腥。火车站发生多起爆炸事故；银行抢劫则是天天发生。两个月前，位于首都的警察总局遭人纵火。游击队绑架商贾；军方屠戮律师。上千人“失踪”，其中有些人被从直升机直接扔入海里。他的朋友和之前的学生，大多躲起来了。未挂车牌的灰色福特猎鹰牌汽车游弋街头。杀手和死亡打手队横行无阻。陆军、海军、空军和军警等单位，立场相异的圈子各自采取不同的策略，也各有不同的对敌。总而言之，军方的各个分支就如同游击队的两只手一样，都失控了。

可是目前，新军政府的恐怖行动更加系统化，游击队也统一起来了。不论现任政权的支持者或反对者皆身陷险境。他忧心已久的是，一旦落网，可能根本没人会注意到他失踪了，特别是外界。自从他旅居海外的同事，出于同舟共济、同仇敌忾，一致宣告学术界的抵制行动之后，他在学术圈里的人际交往早已所剩无多。至于他的儿子和女儿，则爱莫能助。马库斯（Marcus）已加入某个游击队阵营，为“手”抗争；无疑，这正是他自己遭到逮捕的原因，或是借口之一。伊莱扎（Eliza）也是天高地远，她作为人权激进分子从事地下活动。一旦她得知父亲被捕，她肯定会联系外国政府和媒体，并为了他的获释奔走。不过，话说回来，如今拘捕、失踪和严刑拷问这么频繁，早就见怪不怪了，谁还会理睬呢？

下令他穿衣服的，是那个年轻却气势凌人的娃娃脸士兵。体态壮硕

的三名手下显然对这位长官又敬又畏，好似三只箭在弦上、蓄势待发的斗牛狗，臣服于驯兽师控制之下，因为压抑着随时即将引爆的精力，而全身紧绷、抽搐颤抖。这四名入侵者紧随尼古拉斯进入卧房。当他在那群人面前慢慢换衣时，他决定问驯兽师一个明白的问题。

“你们为何逮捕我？”

驯兽师面无表情地说：“我们为何逮捕你？”

这个问题是答案吗？或者，他为了更了解问题，才加以复述？抑或为了让他的斗牛狗更清楚这个问题？难不成，他的回答就是个问句，而准备要自问自答？要不然就是，驯兽师在嘲弄这个问题？毕竟，凭什么他不该被捕？而且，为什么逮捕他得要有理由呢？在军政国这些日子里，军方所作所为根本不需要理由。

他继续穿着衣服，动作极尽优雅之能事（因为短期之内，可能不会再有如此的机会），一边等着对方还有什么话要说。

驯兽师答道：“我们并没有逮捕你。”

说了等于白说。当然他们没有拘捕令，可是这类令状已无意义，因为法庭早就停止运作。他，尼古拉斯·卡里塔特，将消逝于某个黑洞中，无人知晓、也无人哀悼，他的生命将抱憾以终，人生志业未了，真是情何以堪。

他的志业，到目前为止，正是他所有一切的支柱。30年来，他全心致力于研究和教授18世纪的进步理念。过去在历史上曾经如何看待未来，是他所执迷于研究的；但是对于此时此刻的近观研究，则缺乏兴趣。过去，人类理直气壮地对于未来满怀憧憬，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情

形？他们的理由到现在还成立吗？在本世纪惨绝人寰的种种惊悚事件后，人还能如同以往那样对未来怀抱任何希望吗？他最欣赏的思想家们的所作所为，会不会只是提供危险的幻象？这些幻象使虔诚的信徒为之盲目；并以理性主义教条武装那些犬儒的操纵者。自雅各宾恐怖时代以降，理性主义教条使人类深陷于困境。简而言之，乐观主义既是他的出发点，也是他剖析的对象。

在逮捕他的那帮人坚持之下，尼古拉斯拿了旅行袋，开始打包。他一丝不苟地折好大氅，是为了和狄德罗、达朗贝尔、莱布尼兹、康德、爱尔维修、伏尔泰以及其他学者夜谈。还有旅行包、两条长裤、夹克一件、几件衬衫、领带数条，相当乐观地又塞进空的眼镜盒。

当驯兽师带着他沿门厅离开时，尼古拉斯向书房长长望了最后一眼。书房是他整日研究的框架和夜夜进行对谈的安乐窝。那一瞥，是为了将那看去模糊的最后影像，藏于记忆中：几乎铺满地板的大块深红色东方地毯，凸窗可俯瞰精心照料的花园，满墙的书，卷盖式的古典书桌和藤编摇椅，摆在防尘网之后的红木书柜上，一排排 18 世纪的书卷，书皮因岁月而呈斑驳的棕色。

驯兽师指向敞开的门。脚刚踏出门口，他就听见那三只斗牛狗的声音，如脱缰之兽，奉命搜查，并破坏他那处隐秘的圣所。

2 牢狱之灾

驯兽师抓着尼古拉斯的肩膀，将他扔进车子后座，两位士兵随后钻了进来，分坐两侧，将他包夹其中。驯兽师在驾驶座旁坐定后，车子便启程离去。此时他们已将尼古拉斯套上眼罩并上了手铐。本来他还极尽目力，想拨开四周黑茫茫的视觉迷雾。现在蒙了眼罩倒好，省下无谓的挣扎。手铐则是囚禁的序曲，但比起往后他所受的苦来讲，不过是个小麻烦。

车子疾驶约摸一个钟头，最后终于停下来。尼古拉斯推测，他们可能到了军事监狱。耳边传来压低的人声和门锁的当啷声；远处还隐约传来痛苦的嚎叫，也许是绝望的叫声？或是愤怒的叫声？他无法确定。他被粗暴地扯出车外，推下两层石阶，然后沿着一条长廊直行。之后，在毫无警示下，他再度被硬挤进一个房间，显然就是牢房。门猛然合上，金属冷硬的铿锵声回荡于廊间，笨重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在全然的黑暗和死寂里，尼古拉斯颓坐在又窄又硬的睡铺上，双手垂放膝间。只要一

动，手铐就箍得更紧，幽闭恐惧感也愈强烈。虽说曾在无数的小说和狱中回忆里读过这样的时刻，可万万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也会身历其境，从没想像过如此心寒的终结感。再也无法保护自己免受身体伤害的危险，他想起了可怜的孔多塞，那位最优秀、高贵的启蒙哲学家。孔多塞当初为了躲避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的威胁，在自己的庄园中乔装成一名长工，但最终还是落网入狱。被捕两天后，丧生于狱中。身为贵族的他原名为让-马利-安托万-尼古拉斯·卡里塔特·德·孔多塞侯爵(Jean-Marie-Antoine-Nicolas Caritat de Condorcet)，却以凡俗如“皮埃尔·西蒙”(Pierre Simon)之名死去。他真的是死于“自然原因”吗？或者贵族圈内势力逼他饮鸩自尽？

铿锵一声，门骤然开启。有人猛力卸下他的手铐，扯开眼罩。当他的眼睛忙着适应薄弱的灯光时，尼古拉斯知道自己成了政治犯俱乐部(Prisoners of Conscience Club)的新会员。

一时之间，思绪混乱，他竟然想向那个拿掉他手铐和眼罩的人道谢。定睛再瞧，他即刻打消此念，免去了那不合时宜的礼节。因为原本要受谢的那名狱卒看来真是讨厌极了，带着恶棍的标准特征——臂上刺青，颊上带疤，嘴角露出狞笑，再加上颗光秃秃的子弹头型脑袋——显然是专事恫吓威逼的个中老手。那人在尼古拉斯面前挥弄手枪，一边宣读狱中的基本规定——不准阅读、不准写作、不准交谈。

那么，至少可以思考吧？学者想开口发问，但是想想还是作罢。

“你呀，算是个教授，是吗？”子弹头粗声怒喝，嗓门大而嘶哑，好似在形容什么令人作呕之事。他低吼道：“哼，想跟我们斗，门儿都